奈良時期日本華嚴宗

——以《華嚴宗章疏》初傳與祖庭東大寺為探討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博士生 釋道禮

摘 要

據《日本書紀》記載,佛教於古墳時期初傳日本。自飛鳥時期開始,中國佛 教的經典與宗派陸續傳入日本,並在僧侶與學者的研究中重新組合,逐漸形成六 個宗派,分別為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以及律宗,史稱奈 良六宗,亦稱為南都六宗,在奈良時期興盛發展。南都六宗中的華嚴宗,其大本 山是位於現今奈良縣奈良市的東大寺,又稱大華嚴寺,從祖師良辨僧正開山,至 今已傳至第 222 代狹川普文。

東大寺與金堂內供奉的大佛像盧舍那佛為日本重要的佛教歷史古蹟,其興建 與鑄造是由奈良時期信奉佛教的聖武天皇下詔推行。聖武天皇更在當時日本以奈 良東大寺為中心的六十多個律令國中,分別建立「國分寺」,故東大寺亦被視為「總 國分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一方面顯示出聖武天皇受到佛教鎮護國家思想 的影響,傾國力而進行的佛教事業;一方面則象徵著華嚴宗在南都六宗中所俱有 的重要地位。奈良六宗與平安與鎌倉時期側重民眾救濟的佛教有著顯著差異,主 要以研究佛教教理學問為其特點,為之後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華嚴宗在日本的發展,是自奈良時期道璿律師從中國攜《華嚴宗章疏》至日 本、經初興華嚴金鐘道場的良辨僧正奏請朝廷、請審祥法師初講華嚴。更因聖武 天皇特別尊崇華嚴信仰,幾乎是傾國力興建東大寺,鑄造盧舍那大佛像,東大寺 揭「恒說華嚴院」的匾額,標誌著華嚴宗道場於東大寺的正式成立。在華嚴宗祖 師們與朝廷的支持下,使華嚴宗在奈良時期的發展奠定下深厚的基礎,東大寺遂 成為八宗兼學的學問寺。

關鍵詞:奈良時期、華嚴宗、東大寺、良辨、聖武天皇

一、前言

日本的飛鳥時期(593-686)、奈良時期(710-794),以及平安時期(794-1192),相當於中國隋唐時期,在此期間,中國佛教宗派相繼傳入日本。當中,奈良時期以平城京為中心而盛行的南都六宗(なんとろくしゅう),或稱奈良六宗(ならろくしゅう),分別為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以及律宗。南都六宗與平安與鎌倉時期側重民眾救濟的佛教有著顯著差異,主要以研究佛教教理學問為其特點,為之後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南都六宗中的華嚴宗,其大本山是位於現今奈良縣奈良市的東大寺,又稱大華嚴寺,從祖師良辨僧正(りょうべん,689-774)開山,至今已傳至第222代狹川普文(さがわふもん)。東大寺與金堂內供奉的大佛像盧舍那佛為日本重要的佛教歷史古蹟,其興建與鑄造是由奈良時期信奉佛教的聖武天皇(しょうむ,701-749)下詔推行。聖武天皇更在當時日本以奈良東大寺為中心的六十多個律令國中,分別建立「國分寺」,故東大寺亦被視為「總國分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一方面顯示出聖武天皇受到佛教鎮護國家思想的影響,傾國力而進行的佛教事業;1一方面則象徵著華嚴宗在南都六宗中所俱有的重要地位。

職是之故,首先,本文欲探討奈良時期日本華嚴宗的初傳,是在何種因緣下從中國唐朝渡海傳至日本?又是如何在奈良地區發揚光大?再者,視察奈良時期政府以佛教來守護國家、安定內政的思想是如何產生?這種鎮護國家的思想,對於包括華嚴宗在內的南都六宗在奈良時期的蓬勃發展有何影響?最終,試圖論析聖武天皇為何會在六宗中特別選擇華嚴宗,從而建立華嚴宗祖庭東大寺?聖武天皇又是如何受到河內國知識寺(ちしきじかわちのくに)的詣請,遵照《華嚴經》之教理而造立盧舍那佛大佛像?對於華嚴宗之後在日本的傳播產生何種影響?此者皆為筆者欲釐清的議題。

過去關於奈良時期日本華嚴宗與東大寺的研究,末木文美士(すえき ふみひこ)指出在奈良時期的日本,佛教學問的確立是被稱之為南都六宗的成立。但必須注意的是,此時日本佛教的六宗,雖被稱為俱有組織化的「宗」,但還不能與當時中國完善的佛教宗派體系等同視之。²藤丸要(ふじまる かなめ)著眼於華嚴宗在日本的展開,認為華嚴宗大本山東大寺是由聖武天皇發願創建,自作為開眼導師的菩提僊那(ぼだいせんな,704-760)進行大佛開眼以來,以祈求鎮護國家為

¹ 林明德,《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二版),頁41。

² 末木文美士,《日本仏教入門》(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14年),頁77。

目的,並擔負起諸宗兼學的學問寺的角色,遂被當作日本佛教基礎的大寺院。3蓑 輪顕量(みのわ けんりょう)更指出,東大寺自古以來可說是八宗兼學的道場, 涵括從南都的六宗到天台宗、真言宗的教學。4王頌也曾考據過日本華嚴宗的傳承 譜系,並分析日本華嚴宗與中國華嚴宗教義的思想差異。5上述研究者指出了華嚴 宗於奈良時期傳至日本,又因受聖武天皇下詔建立東大寺而使之蓬勃興盛。然研 究者們僅只簡述其過程,抑或缺乏一手史料的使用,尤其缺乏當時中國唐朝方面 的史料,難以深入杳究其貌。

基於此,本文將使用兩種類型的資料:一為中日兩國的史料文獻;二為筆者 親自赴日本奈良地區考察時所拍攝的田野調查照片。文獻史料主要使用《全唐文》、 《大正新脩大藏經》、《元亨釋書》,東大寺凝然於鎌倉時期所著《八宗綱要》與《三 國佛法通傳緣起》,以及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國史大系》、《華嚴發達史》、《華嚴 學綱要》、《華嚴大系》、《大日本佛教史》,以及《釋教諸宗錄》等日本史料;田野 照片主要是在奈良拍攝的東大寺創始之址-若草山麓,東大寺建築、大佛殿,以 及盧舍那佛大佛像等,讓讀者也能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重溫奈良時期華嚴宗與 東大寺的創建成果。本文即欲藉由史料文獻與田野調查的照片,來探討奈良時期 華嚴宗的成立過程與內容,以及東大寺興建的意義,以期能對日本奈良時期的華 嚴宗研究有所補充與貢獻。

二、奈良時期華嚴宗的弘傳緣起

佛法的初傳日本,據《日本書紀》記載,日本古墳時代(300-600)欽明天皇 (きんめい,539-571) 在位的欽明十三年十月(552),百濟聖明王(?-554)派 遣使者向日本進獻釋迦金銅佛像、幡蓋,以及佛教經論(圖一、圖二),標誌著中 國佛教藉由朝鮮正式傳入日本。6值得注意的是,鎌倉時期東大寺的凝然(ぎょう ねん,1240-1321) 亦根據華嚴宗的章疏目錄,指出華嚴學者應以平安時代醍醐天 皇(だいご,885-930)時期東大寺僧都圓超,其奉詔寫得《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 序中提到的「欽明天皇十三年佛法始傳」定為佛法初傳年代。7

³ 藤丸要、〈日本における華厳宗の展開〉、《華厳ー無礙なる世界を生きるー》(龍谷大学仏教学叢 書)(京都:自照出版社,2016年),頁236。

⁴ 蓑輪顕量、〈東大寺の論義−華厳宗の論義−〉、《華厳−無礙なる世界を生きる−》(龍谷大学仏 教学叢書),頁 261。

⁵ 王頌,〈日本華嚴宗傳承譜系考〉,《日本哲學研究》(2017.01.01),頁 170-186。

⁶ 田中義能,《日本書紀概要》(東京:日本學術研究會,1939年),頁 184-185。

⁷ 凝然著,杉原春洞註解,《三國佛法傳誦緣起》卷中(京都:永田文昌堂,1888 年),頁 13。圓 超,《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2177號(東京:大藏出版株 式會社,1922-1934),頁1132下12。

最早關於《華嚴經》傳入日本的文字記錄,根據《國史大系》所記為養老六年(722):

十一月...詔曰,朕精誠弗感穆卜罔從。降惑彼蒼。...故奉為太上天皇,寫《花嚴經》(《華嚴經》)八十卷、《大集經》六十卷、《涅槃經》四十卷、《大菩薩藏經》二十卷、《觀世音經》二百卷,造灌頂幡八首、道場幡一千首......於京內畿內諸寺,便屈請僧尼二千六百三十八人,設齋法也。8

華嚴宗的初傳年代,學界普遍以凝然的判別年代為標準,即自欽明十三年 佛法初傳,其後經過約一百八十五年的聖武天皇時期,據《三國佛法通傳緣起》 所載:

璿公齎《華嚴宗章疏》始傳日本。.....當知此宗最初傳者,天平八年大唐 道璿律師乃其人也。講弘傳者,丙子之後經五個年,天平十二年庚辰,審 祥禪師乃厥匠也。發願初興者即良辨僧正是其英也。¹¹

引文可之,最早將《華嚴宗章疏》傳入日本的是在天平八年七月二十日(736), 道璿律師攜帶多部佛教經典渡日,當中便包括華嚴章疏。必須指出的是,目前的 史料均未詳細寫出《華嚴宗章疏》的作者與內容,但若推論其時代,道璿律師攜 帶的應為中國華嚴宗始祖杜順和尚(557-640)、二祖智儼法師(602-668),或三祖 賢首法藏(638-715)的著作。然唐僧道璿並未弘傳華嚴宗,華嚴宗的弘傳與確立 要迨至天平十二年(740),據《東大寺要錄》記載:

天平十二年庚辰十月八日,金鐘山寺奉為聖朝,請審祥師初講《花嚴經》。

⁸ 經濟雜誌社集,《國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社,1887年),頁 141。

⁹ 郭朋,《中國佛教史》(臺北:文津出版,1993年),頁 190。

¹⁰ 王頌,〈日本華嚴宗傳承譜系考〉,《日本哲學研究》(2017.01.01),頁 172。

¹¹ 凝然著,杉原春洞註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14、16。

其年天皇御年四十滿賀之設講,初講時上現紫雲,帝光見喜,則施綵帛千 余疋,天皇皇后等施入,衆等不可敷量。12

於此可知,日僧良辨奏聞朝廷,敕請住奈良大安寺的新羅僧審祥到金鐘道場(東 大寺法華堂)講《華嚴經》(圖三),凝然認為「實乃日本華嚴的初轉法輪,華嚴 本宗的起源」。13

凝然所論華嚴本宗的起源為審祥在東大寺宣講《華嚴經》,大村西崖更在《釋教 諸宗錄》裡循序漸進地總結華嚴宗弘傳的緣起與主要過程,共有六項,一為天平八 年唐朝道璿(702-760)來朝(日本),初次傳來華嚴宗的章疏。二為天平年中,審 祥(生卒年不詳)與慈訓(じくん,691-777)入唐,研究華嚴宗後歸朝。三為天平 十二年良辨奏請審祥至東大寺,初次開講《六十華嚴》,為期三年。四為良辨請慈訓 審祥,闡揚華嚴學。五為審祥開講以來,此每年講演的模式,成為東大寺的慣例。 六為於東大寺揭「恒說華嚴院」的匾額,標誌著華嚴宗道場於東大寺的正式成立, 並稱之為大華嚴寺。14於此可知,《釋教諸宗錄》所述的六個階段,均為奈良時期華 嚴宗在日本的弘傳進程,且僧人是以奈良的東大寺為主要發展的舞台。

東大寺的興建,聖武天皇的護持功不可沒,故凝然指出確立日本華嚴的三大 祖師為:「日本華嚴,良辨為初興本願。審祥是初講祖師。聖武天皇乃造寺興宗之 大檀主。三大祖師興建,一乘永世,紹隆規矩在茲。」15即初講華嚴的祖師審祥大 德、初興本願的祖師良辨僧正,以及造寺檀主的祖師聖武天皇。

三、《華嚴宗章疏》初傳始祖道璿及初講祖師審祥

華嚴宗於日本的初祖,若據鎌倉時期凝然的《八宗綱要》所述:「流傳日 本,道璿律師為其始祖,律師稟香象大師,律師受良辨僧正。自爾以來,至今繼 跡,血脈相承,敢不中絕。」¹⁶凝然所認為的日本華嚴宗初祖應為道璿律師。然因 道璿律師雖是將中國的華嚴宗章疏攜至日本,對於日本華嚴宗的成立確實功不可 沒,然其並未弘傳華嚴,故學界們普遍認為初祖是初講《華嚴經》的祖師審祥, 二祖則是初興華嚴本願的良辨。下述將詳述道璿律師,以及新羅僧審祥,在奈良 時期對於華嚴宗開創的相關事蹟。茲因良辨法師其事蹟與東大寺的興建有著密切 關係,故放至於第三章節來探討。

¹² 觀嚴等著,《東大寺要錄》(寫於嘉永五年,1852年)(奈良:大和文華館所藏),頁三ノ十。

¹³ 龜谷聖馨,河野法雲,《華嚴發達史》(東京:名教學會,1913),頁 314。

¹⁴ 大村西崖,《釋教諸宗錄》(東京:弘法窟,1896年),頁 69-70。

¹⁵ 凝然著,杉原春洞註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20-21。

¹⁶ 凝然著,瀨邊惠燈冠註,《八宗綱要》(出版人: 西村七兵衛,1887 年),頁 23。

(一)中國唐朝的道璿律師

賢度法師曾於《華嚴學講義》指出,華嚴宗於中國的成立「是以《華嚴經》 為根據。《華嚴經》是由龍樹菩薩自龍宮誦出,若論本宗遠祖,當推龍樹。」¹⁷日本華嚴宗的成立亦復如是,雖然是以初講《華嚴經》的審祥為第一代祖師,然將八十卷《華嚴經》從中國唐朝攜至日本的道璿律師視為遠祖亦不為過。

道璿為中國唐朝的僧人,俗姓衛,為春秋時代衛國國君靈公(BC 540-BC 493) 的後裔。年少時至東都洛陽的大福先寺師從定賓律師受戒,學習經藏、律藏,以 及律藏。又師從嵩山的普寂和尚參禪要旨,並且學習天台與華嚴。道璿曾說:

昔三藏菩提達磨自天竺來付此法于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七傳 至我師普寂。我師始在嵩山傳唱禪法,道譽聞帝扆,詔入東都居華嚴禪苑, 故世曰華嚴尊者。我從華嚴得,以付汝,便廣說法要。¹⁸

引文可之,道璿隨普寂和尚學禪,普寂和尚為禪宗五祖弘忍大師門下的弟子,故道璿之後所傳入日本的是神秀所樹立的北宗的禪。而普寂和尚之後受詔入居華嚴禪院,故被稱為華嚴尊者。

道璿於普寂和尚處學成後歸大福先寺,集四眾弟子宣講佛法,特別是對於華嚴有深入的研究。¹⁹此時,日本興福寺僧榮叡(ようえい,?-794)與普照(ふしょう),受日本朝廷之命而入唐,於大福先寺受具足界,並邀請道璿赴日。

天平八年五月十八日(736),抵達九州的太宰府,同年八月,抵達攝津的難波,「叡公齎華嚴章疏,始傳日本」。²⁰道璿律師受到聖武天皇豐厚的供養,住大和大安寺的西唐院,時年三十五歲。《元亨釋書》記載:

留學普照榮睿諭誘赴東。天平七年來,勑館大安寺西唐院。璿善禪律,于 時本朝乏戒學,朝廷請為戒師,不倦授受,嘗曰:所以成聖必由持戒。常 誦梵網,其音清亮如出金石,聞者感動。²¹

如上所述,道璿律師擅禪學與律學,由於當時日本朝廷缺乏戒學,故延請道璿擔

¹⁷ 賢度法師編著,《華嚴學講義》(臺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2016 年九版),頁 67。

¹⁸ 虎関師錬(こかんしれん)撰、《元亨釋書》第十六卷(出版者:下村生蔵,1605年),頁 5-6。

¹⁹ 長坂金雄,《類聚傳記大日本史》第七卷(東京:雄山閣,1935年),頁60。

 $^{^{20}}$ 凝然著(ぎょうねん),杉原春洞注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京都:永田文昌堂,1888年),頁 14。

²¹ 虎関師錬撰,《元亨釋書》第十六卷,頁5。

任戒師。於是以大安寺為中心,傳律宗的教義,講《梵網經》與《四分律行事鈔》。 值得注意的是,道璿除了攜帶律宗的章疏《四分律行事鈔》,因在唐時對於華嚴的 理解特深,所以也攜帶了華嚴宗相關的典籍。

天平寶字四年四月十七日(760), 道璿律師圓寂前一日,據《日本高僧傳要 文抄》所述其當時入滅的情況:

依華嚴淨行品,一一依行。經云:若人依此行,一切諸天魔梵龍神八部聲 聞獨覺,所不能動。然璿未終前一日,城中有他俗人說夢見道璿乘六牙白 象,著白衣,向東而去。即天平寶字四年歲次庚子潤十八日終焉,春秋五 十九。22

如文抄所見,當時平城城中有位信者作一不思議夢,夢見道璿律師身著白衣,乘 六牙白象車向東而去。隔日十八日,道璿以五十九歲之齡入滅圓寂。於此觀之, 學者們雖普遍認定審祥為日本華嚴宗初祖,然道璿律師入滅前依行《華嚴經淨行 品》,故自赴日本後,其與華嚴宗的俱有非常深厚的關係,《五教章通路記》亦記 載:「璿公乃是禪宗、華嚴宗,亦是天台法匠也。」23

總結來看,道璿律師涉及律學、華嚴學、天台學,以及禪學等各宗義理,並 將各宗典籍及教理傳入日本,被學者譽其為俱有「各宗傳來的功績」。²⁴對於日本 佛教各宗派的奠基與成立實屬重要的開拓人物。

(二)初講華嚴的審祥法師

奈良時期的審祥法師,因古書記載總以「新羅學生審祥和尚」稱其名,故過 去研究多認為其為新羅之人(現今韓國),如長坂金雄(ながさか かねお)在《類 聚傳記大日本史》裡稱「審祥是新羅之人」。25然近年的研究發現,因該將其解釋 為「曾於新羅留學」之意。26

據廣島大學附屬圖書館廣報委員會研究指出,《判比量論》是新羅的名僧元曉 (617-686)於咸亨二年(671)所撰述的論書。大谷大學現今所收藏的《判比量論》, 根據最早的文獻紀載,是奈良朝天平十二年的正倉院文書,即天平十二年七月八 日(740)於大安寺的寫經複寫本。故學者們推論這部新羅的《判比量論》是於天

²² 佛書刊行會編,《大日本仏教全書》第 101 卷,宗性著,《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三》(東京:佛書 刊行會,1912-1922年),頁61。

²³ 佛書刊行會編,《大日本仏教全書》第9卷,凝然著,《五教章通路記》。

²⁴ 長坂金雄,《類聚傳記大日本史》第七卷,頁61。

²⁵ 長坂金雄,《類聚傳記大日本史》第七卷,頁84。

²⁶ 廣島大學附屬圖書館廣報委員會著,〈広島大学附属図書館館報.28 〉(2003.3.31,廣島),頁 10。

平十二年以前便傳入日本。值得注意的是,從朝鮮半島將此論傳來日本的,即是當時大安寺僧,曾在新羅留學並鑽研華嚴經的審祥法師。²⁷《三國佛法傳通緣起》記載:

華嚴本經偬有三部六十華嚴,自昔已傳而未講演,徒積年序,隱密不弘。...... 天平十二年始所講之者,乃是舊譯六十華嚴,新羅學生大安寺審祥大和尚屬,講弘之選,初演此宗。審祥即往大唐,隨香象大師學華嚴宗,即是親承高祖。²⁸

引文可知,審祥法師曾渡唐親從法藏大師學習華嚴宗旨。歸國後,於天平十二年受良辨之奏請,於金鐘道場(東大寺),也是在日本的首次弘講六十卷《華嚴經》。 講演期間,請興福寺的慈訓小僧都,²⁹、鏡忍僧都(?-784),以及圓證大德為複講師,並請十六位大德為其聽眾,以《探玄記》,首尾三年講六十經。華嚴宗的講師與複講師制度由此開始。講師的職務是「讀經論之文,首先開啟義途,論述確立理論的宗旨,並精通窮究綱目。」複講師的職務則是「講師開啟義理後,在另外的時間如前,確立所講經文之義,顯揚裝嚴講師所說。」³⁰講師所說如同如來的初轉法輪,複講師的重複如舍利弗的第二轉法輪。

審祥講師圓寂後,接著是請元興寺的嚴智法師為講師,標瓊律師與性泰大德為複講師。接著是以智璟法師為講師,澄叡與春福為複講師。於此之後,講演古經及疏與新經及疏的演講次數繁多。古經為《六十華嚴》,傳入日本已久;新經為《八十華嚴》,於天平八年(736)由作為遣唐使的玄昉(げんぼう,?-746)從唐朝攜來,以及天平勝寶六年(754)由來日的鑑真和尚(688-763)齎來。《四十華嚴》以及清涼澄觀(738-839)的《八十華嚴》的大疏二十卷,是大同元年(806)空海大師(くうかい,774-835)傳入。³¹值得注意的是,審祥講經之時,是以《探玄記》講《六十華嚴》,清涼大疏尚未傳入之時,是以《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講《八十華嚴》。

總結觀之,自審祥於東大寺講華嚴後,《華嚴經》的講說一直持續到平安初期, 共約五十年之久的時間,其對於華嚴宗於日本的發展,奠定下深厚的基礎。

²⁷ 廣島大學附屬圖書館廣報委員會著,〈広島大学附属図書館館報.28〉(2003.3.31, 廣島), 頁 10。

²⁸ 凝然著 (ぎょうねん),杉原春洞注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17-18。

²⁹ 僧都為日本僧官的一種。是僧綱中的第二位。是於推谷三十二年(624)設置的官位。

³⁰ 大村西崖,《釋教諸宗錄》,頁 70-71。

³¹ 大村西崖,《釋教諸宗錄》,頁70-71。

下表為奈良平安時期,華嚴宗從審祥以後至第十代光智的傳燈:

○ 賢首大師——

第一代審祥(初講祖師)——第二代良辨(初興本願)——第三代實忠 第四代等定——第五代正進——第六代長歲(兼因明師)——第七代道雄(隨 弘法大師傳授真言,創立海印寺,弘華嚴兼真言) ——第八代基海——第九 代良諸——第十代光智.

四、初興華嚴金鐘道場:良辨與東大寺的建立

東大寺作為華嚴宗的中心道場,對於日本俱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良辨和尚是 東大寺的開山祖師,可以說,良辨的事蹟活動與東大寺是脫離不開的。

(一)初興華嚴的良辨僧正

良辨出生於持統天皇三年(689)的相模國,即現今的鎌倉。自少師事法 相宗的僧侶義淵(ぎえん・643-782)。義淵門下有七大高足・良辨為其一。良辨除 精通法相唯識學,也學習華嚴,「願正初興華嚴金鐘道場。執金剛神者,良辨僧正 之本尊也」, ³²其後終身住於東大寺。

《東大寺要錄》記載:「五年癸酉,公家為良辨,創立羂索院,號古金鐘寺是 也。」³³如文所載,位於若草山麓的羂索堂(けんさくどう)又稱為金鐘寺,為東 大寺的前身,是天平五年(733),朝廷為良辨所建立,據《三國佛法傳通緣起》 所述:

良辨元名金鷲仙人,是彌勒應迹。自造彌勒像,安羂索堂。執金剛神放光 照內裏,良辨奉祈聖朝安穩,音聞內裏,已達上聞,乃被立敕使。良辨奏 聞,奉禱聖朝安穩,建立大伽藍。³⁴

³² 凝然著(ぎょうねん),杉原春洞注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16。

³³ 觀嚴等著,《東大寺要錄》,頁三ノ六。

³⁴ 凝然著 (ぎょうねん),杉原春洞注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16。

引文可知,當時良辨在羂索堂內安居誦經一整夜,感執金剛神放光,照耀平城京的宮殿,良辨誦經的聲音亦響徹宮中,驚動聖武天皇。天皇派遣使者尋查聲音來源,來到良辨之處,得知實情後,擴建金鐘道場,立大伽藍,命名為「金鐘寺」,之後發展成為東大寺,天平年間華嚴初講即在此處。在羂索院院中有間二月堂(圖四、圖五),安置十一面觀音像。

天平十二年良辨奏請審祥於金鐘寺講《華嚴經》。天平十四年(742)聖武天皇下詔,將金鐘寺指定為大和國分寺。天平十八年三月十六日(746),良辨奏請朝廷,為聖武天皇在羂索堂內,與諸寺的聽眾一起,首次舉行了《法華經》講演的法華會。接著,迨至孝謙天皇(こうけん,718-770)的天平勝寶三年(751)成為少僧都。因為東大寺大佛建立的功績,天平四年(752)便被任命為東大寺的初代「別當」(べっとう),即統籌寺務,相當於長官的僧職。天平勝寶八年(756),與鑑真和尚同時就任大僧都。

奈良時代可說是日本佛教極為興隆的時期,以天皇為首極力推崇佛教,僧侶也受到豐厚的保護,但佛教內部卻也逐漸產生弊端。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淳仁天皇(じゅんにん,733-765)的天平寶字四年七月(760),大僧都良辨、少僧都慈訓,以及法進律師為肅正教界,奏請朝廷,諫言僧侶改進方法,《続日本紀》記載:

天平宝字四年七月庚戌...,大僧都良辨,少僧都慈訓,律師法進等奏曰:良弁等聞,法界混一,凡聖之差未著,断證以降,行住之科始異,三賢十地,所以開化衆生,前佛後佛,曰之勸勉三乗。良知,非酬勲庸,無用證真之識,不差行位,詎勸流浪之徒。今者,像教将季,緇侶稍怠,若無褒貶,何顯善悪。望請,制四位十三階,以抜三學六宗,就其十三階中,三色師位并大法師位,准勅授位記式。自外之階,准奏授位記式。然則,戒定惠行,非獨昔時,經、誡、律旨,方益當今,庶亦永息濫位之譏,以興敦善之隆。良辨等,學非涉獵,業惟淺近,輙以管見,略事採擇,叙位節目,具列別紙。35

如文所述,針對當時僧侶在修行上的怠惰,佛法恐漸衰微,因此僧侶也必須設計位階,應以依德學識望為等級來並明定賢凡。並將順序位階添附於別紙上奏。接著依朝廷敕報,審察奏文過後表示:「勧誡緇徒,實應利益。分置四級,恐致勞煩。故其修行位,誦持位,准用一色,不為數名。若有誦經忘却,戒行過失者,待衆

 $^{^{35}}$ 菅野真道 (すがの の まみち)等著,《続日本紀》第 23 卷 (出版者:岸田吟香等,1883 年), 頁 1A。

人知,然後改正。但師位等級,宜如奏状。」36如敕報表示,朝廷採用良辨等人的 意見。光仁天皇的寶龜四年(774)良辨被任命為僧正,³⁷但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東大寺入滅,行年八十五歲。

總結來看,良辨作為創始鎮護國家的大道場-東大寺,並且致力於穩固其根 基與昌隆華嚴宗學,無論是在東大寺華嚴宗的傳承,抑或是在日本佛教史上,均 有著重要的地位。

(二) 東大寺的建立與盧舍那大佛的鑄造

奈良時代是中國家興辦佛教事業。奈良朝初期,元明天皇(げんめい 661-721) 即位後將飛鳥時期的藤原京遷都到平城京,接著飛鳥的諸大寺也陸續遷移新都, 當時共有四十八寺之多,政府致力於隆盛佛教與實施對於百姓的管理政策。這個 政策大規模的實施,最著名的是聖武天皇建立國分寺以及鑄造東大寺的大佛。38(圖 六、圖七、圖八、圖九)

荻野仲三郎指出:「如實貫徹政教一致的國教主義,實際上是國分寺的創設。」 ³⁹據中國唐朝《全唐文》的《大和國東大寺聖武帝銅板敕書》記載:

天平十三年歲次辛巳春二月十四日,朕發願稱,廣為蒼生,遍求景福。天 下諸國各合敬造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僧寺,并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十部,住 僧七人,施封五十户水田十町。又於其寺造七重塔一區,別寫金字金光明 最勝王經一部,安置塔中,又造法華滅罪之尼寺,并寫妙法蓮華經十部, 住尼十人,水田十町。所冀聖法之盛。......永護國家。...又願太上天皇太 皇后藤原氏皇太子已下親王及大臣等。同資此福。俱到彼岸。40

引文可知,國分寺的創設,是聖武天皇的天平十三年三月(741)下詔,在每一個 國設置二所國分寺,一是為了護國而設立的僧寺,稱之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 一是為了滅罪而設立的尼寺,稱之為法華滅罪之寺。安置手寫的《金光明最勝王 經》與《妙法蓮華經》各十部於僧寺;並造七重塔一區,安置天皇親擬得金字《金 光明最勝王經》一部於每座塔中。當時大和國的東大寺為總國分寺,法華寺為總 國分尼寺,賦予全國的國分寺與國分尼寺總管的位置。

³⁶ 菅野真道(すがの の まみち)等著,《続日本紀》第23卷,頁1A-1B。

³⁷ 僧正:僧官的一職,統管佛教僧尼的僧侶之職位。

³⁸ 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 2》(東京:岩波書店,1933-1935年),頁 8-9。

³⁹ 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2》,頁 16。

^{40 (}清) 董誥等編,《全唐文》第72卷(臺北:中華書局,1982年),頁1117-1。

東大寺最初是以在若草山釐由良辨所住持的金鐘寺為起源。現今在奈良所看到的主殿大佛殿,殿內供奉的盧舍那大佛,是當時聖武天皇傾國力鑄造而成。聖武天皇發願造立盧舍那佛像的動機,是在天平十二年,參禮河內國知識寺時,看到知識寺內供奉的盧舍那佛像,為之攝撼,遂發大願依止《華嚴經》教理,造立

盧舍那佛的造像與信仰,成為其後在東大寺建造盧舍那佛像的契機。

然造像前必需要研究《華嚴經》的教理,於是良辨和尚主催,招集當時有學問的學僧,於金鐘山寺,即羂索堂,請審祥講師講說,於天平十四年,共三年終了。此次演說象徵著盧舍那佛大佛像的即將鑄造與華嚴教理的研究雙層的重要意味,天平十五年十月十五日(743),朝廷頒布「大佛造顯之詔」。《東大寺錄》所述:

天平十五年歲次癸未十月十五日,發廣大願,奉造盧舎那佛金銅像一軀, 盡國銅而鎔象,削大山以搆堂,廣及法界,為朕知識,遂使同蒙利益...。 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此尊像。⁴¹

於此可知,當時朝廷為了鑄造盧舍那佛大佛銅像,用盡了當時全國的銅,並把山剷平建造安置大佛的殿堂,足可看見聖武天皇對於大佛鑄造所下的弘願與決心。但事實上,另方面也造成當時國家經費的耗損與國民的怨聲,埋下其後人民對於以佛教為國家政策不滿的種子。

天平勝寶四年(752)四月,東大寺舉辦盛大的「大佛開眼供養會」,其後也接著營造講堂、東西兩塔,以及三面僧房等諸堂。關於東大寺的落成,據《東大寺錄》所載:

東大寺者。平城宮御宇勝実威神皇帝御願。天下第一大伽藍也。変娑婆於蓮花蔵。鑄舎那之大像。……恒將福慶永護國家。…是以十世界海盧舎那佛,跏趺臺上而青蓮開瞼,千百億國釈迦文佛,端坐葉中而丹菓默膺,左方觀自在菩薩,妙相澹然兮玉毫流彩。右邊虛空蔵高士,芳儀宛爾兮金姿舒光。又復殿閣連甍樓臺交影,金蓋玉鐸映日赫奕,繡幡花縵,隨風飄搖,凡厥壯麗,盡美綺績究妙矣。……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誠哉此稱矣。42

引文所描述的是東大寺大佛殿內的設計,中央供奉盧舍那佛,左方供奉觀自在菩薩,右方供奉席空藏菩薩,可看出是依照《華嚴經》中的華藏世界為模型而建造。

⁴¹ 觀嚴等著,《東大寺要錄》,頁 O 一 十二。

⁴² 觀嚴等著,《東大寺要錄》,頁三ノー-三ノ二。

值得注意的是,東大寺自初代祖師審祥後,傳燈至平安朝第十代華嚴宗祖師 光智僧都(こうち,894-979),於應和元年(961),受村上天皇(むらかみ,926-967) 的勅命,在東大寺境內創建尊勝院,作為勅願所,設置僧侶十位,「為永代華嚴弘 通本處,司彼院務之人,即為日本華嚴宗貫首」。43尊勝院即成為弘傳華嚴學之華 嚴宗的據點。更因為東大寺是作為國分寺而被建立,是一座祈求國家的安寧與國 民的幸福之道場;同時也是研究佛教的教理,擔任起學僧養成的角色,設置了以 研究華嚴宗為首的奈良時代的六宗,即華嚴宗、三論宗、俱舍宗、成實宗、法相 宗,以及律宗,到了平安時代再加上天台宗與真言宗的各宗教理的研究場所,因 此東大寺被譽之為「八宗兼學」的學問寺。44

東大寺還有一項自奈良時期所傳下之著名的宗教行事,即是每年在二月堂舉 行的「修二會」(しゅにえ)。修二會從天平寶勝四年(752)由良辨的高徒實忠和 尚(じっちゅう,726-?) 創始以來,自今年 2018 年已辦過 1267 次。修二會的正 式名稱為「十一面悔過」,意即將所造之種種日常的過錯,在二月堂的本尊十一面 觀世音菩薩前,懺悔之意。

總結來看,奈良時期由良辨創始,聖武天皇護持興建鑄造的東大寺與盧舍那 大佛,一方面體現了華嚴宗在奈良時期受到朝廷的重視;另方面也讓以華嚴宗為 首的佛教各宗派的學問能在奈良時期鞏固發展。

五、結論

綜述所論,可以得知,中國佛教於古墳時代即藉由新羅傳入日本,當時逐漸 成為日本皇室與貴族的信仰。如飛鳥時期聖德太子的大化革新當中,「篤敬三寶」 為其頒布詔令的重點之一,更興建佛寺,鑄造佛像,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僧尼 的佛學研究也有了莫大的進展。

審視日本的佛教宗派,發現是從飛鳥時期開始,中國佛教的經典與宗派陸續 傳入日本,並在僧侶與學者的研究中重新組合,逐漸形成六個宗派,分別為三論 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以及律宗。史稱奈良六宗,⁴⁵亦稱為南都 六宗,在奈良時期興盛發展。奈良六宗與平安與鎌倉時期側重民眾救濟的佛教有 著顯著差異,主要以研究佛教教理學問為其特點,為之後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奠定 了基礎。

⁴³ 凝然著 (ぎょうねん),杉原春洞注解,《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頁 22-23。

⁴⁴ 華嚴宗大本山東大寺。http://www.todaiji.or.jp/contents/history/.下載時間:2018.5.15.

⁴⁵ 楊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版)》(北京:新華書店,2008年),頁 60。

視察華嚴宗在日本的發展,可以得知是自奈良時期道璿律師從中國攜《華嚴宗章疏》至日本,經初興華嚴金鐘道場的良辨僧正奏請朝廷,請審祥法師初講華嚴。更因聖武天皇特別尊崇華嚴信仰,幾乎是傾國力興建東大寺,鑄造盧舍那大佛像,東大寺揭「恒說華嚴院」的匾額,標誌著華嚴宗道場於東大寺的正式成立。在華嚴宗祖師們與朝廷的支持下,使華嚴宗在奈良時期的發展奠定下深厚的基礎,東大寺遂成為八宗兼學的學問寺。

最終,現在的奈良地區,東大寺依舊是日本華嚴宗的大本山,南大門的匾額「大華嚴寺」,象徵著華嚴宗於奈良時期的確立與興盛,傳承至今。

田野調查照片

圖一、圖二 (「佛教傳來地碑」。筆者攝於奈良縣櫻井市三輪山。2018.07.21)





圖三(法華堂,又稱三月堂;古為金鐘寺,又稱羂索堂。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 法華堂。2018.07.27)



圖四(二月堂參道。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二月堂參道。2018.07.27)



圖五 (二月堂與良弁松。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二月堂。2018.07.27)



圖六(華嚴宗大本山東大寺碑。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南大門前。2018.07.27)



圖七(東大寺南大門。匾額題為「大華嚴寺」。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2018.07.27)



圖八(東大寺大佛殿。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大佛殿。2018.07.27)



圖九(東大寺大佛殿內大佛-盧舍那佛。筆者攝於奈良縣東大寺大佛殿。2018.07.27)



參考書目

一、史料

(一)中文史料

(清)董誥等編(1982)。《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

圓超。《華嚴宗章疏并因明錄》。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55,第 2177 號。 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22-1934。

(二)日文史料

大村西崖(1896)。《釋教諸宗錄》。東京:弘法窟。

田中義能(1939)。《日本書紀概要》。東京:日本學術研究會。

佛書刊行會編(1912-1922)。《大日本仏教全書》卷 101,宗性著。《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三》。東京:佛書刊行會。

佛書刊行會編(1912-1922)。《大日本仏教全書》卷 9,凝然著。《五教章通路記》。 東京:佛書刊行會。

虎関師錬撰(1605)。《元亨釋書》卷16。出版者:下村生蔵。

長坂金雄(1935)。《類聚傳記大日本史》卷7。東京:雄山閣。

國史研究會編(1933-1935)。《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2》。東京:岩波書店。

菅野真道等著(1883)。《続日本紀》卷23。出版者:岸田吟香等。

經濟雜誌社集(1887)。《國史大系》。東京:經濟雜誌社。

凝然著,杉原春洞注解(1888)。《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京都:永田文昌堂。

凝然著,瀨邊惠燈冠註(1887)。《八宗綱要》。出版人:西村七兵衛。

龜谷聖馨,河野法雲(1913)。《華嚴發達史》。東京:名教學會。

觀嚴等著(1852)。《東大寺要錄》。奈良:大和文華館所藏。

二、專書

(一)中文專書

林明德(2010)。《日本史》。臺北:三民書局。

郭朋(1993)。《中國佛教史》。臺北:文津出版。

楊曾文(2008)。《日本佛教史(新版)》。北京:新華書店。

賢度法師編著(2016)。《華嚴學講義》。臺北: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二)日文專書

末木文美士(2014)。《日本仏教入門》。東京:角川学芸出版。

蓑輪顕量(2016)。〈東大寺の論義-華厳宗の論義-〉。《華厳-無礙なる世界を 生きる一》。龍谷大学仏教学叢書)。京都:自照出版社。

藤丸要(2016)。〈日本における華厳宗の展開〉。《華厳-無礙なる世界を生きる -》。龍谷大学仏教学叢書)。京都:自照出版社。

三、期刊

(一)中文期刊

王頌(2017.01.01)。〈日本華嚴宗傳承譜系考〉。《日本哲學研究》。頁 170-186。

(二)日文期刊

廣島大學附屬圖書館廣報委員會著(2003.3.31)。〈広島大学附属図書館館報.28〉。 頁 1-36。

四、網路資源

華嚴宗大本山東大寺。http://www.todaiji.or.jp/contents/history/.下載時間:2018.5.15.